

近代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 吳摯甫尺牘

## 目次

### 卷一

答方存之	一	答楊蓉初	一四
與宗老松雪	二	答張廉卿三首	一五
答康之兄	四	答方存之	一八
答方存之	五	答姚仲實	一〇
答程曦之二首	六	答汪毅山	一一
答章琴生	一〇	答張廉卿	一二
答馬質甫	一一	答張化臣	一三
與趙式齋	一二	與賀松坡	一三

與姚慕庭	一四	答賀松坡	四〇
與蕭廉甫	一六	與吳季白	四三
與姚仲實	一七	答王西渠	四三
答范肯堂二首	一八	與牛藹如	四五
答馬月樵	一九	與賀墨儕	四六
答章觀瀛	二二	答李季皋	四七
與范肯堂	二三	答張徵傳	四八
答許仙屏河帥	二四	與六院京朝官	五〇
與吳季白	二十五	答姚叔節	五三
上李相國	二六	與范肯堂二首	五四
與范肯堂	二八	答陳靜潭	五六
答許仙屏河帥	二九	答姚叔節	五八

答許仙屏河帥	五九	答李季皋	七八
答范肯堂	六〇	與蕭敬甫	七九
答張季直	六一	答李季皋	八〇
答黎蘊齋	六二	答洪翰香	八一
答范肯堂	六三	答嚴幼陵	八二
與陳右銘方伯二首	六四	答李季皋	八三
答王子翹	六六	答賀松坡	八五
與范秋門	七〇	答蕭敬甫	八六
與桐城縣令龍替卿	七二	上李相國	八八
答姚叔節二首	七四	答潘藜閣	八九
答姚慕庭	七六	答李季皋	九一
上李傳相	七六		
答廉惠卿	九一		

答李季皋	九四	答李季皋	一〇五
答潘藜閣	九五	答賀松坡	一〇六
答廉惠卿	九六	答劉仲魯	一〇七
與曾重伯	九六	答賀松坡	一〇八
答李季皋	九八	與周玉山	一〇九
答姚叔節	九八	答蕭敬甫	一一一
答吳實甫	九九	答周季貺	一一一
上李傳相	一〇〇	與左子異	一一三
答王合之	一一一	答何豹丞	一二三
答李季皋	一〇二	答潘藜閣 二首	一二四
答嚴幼陵	一〇三	答何豹丞	一二七
答王合之	一〇四	答李季皋	一一七

答柯鳳蓀	一一八	答李季皋	一三一
答洪翰香	一二〇	與賀松坡	一三三
答嚴幾道	一二一	與周玉山廉訪	一三四
答范肯堂	一二三	答柯鳳蓀	一三五
答賀松坡	一二四	與李季皋	一三六
與袁慰亭觀察	一二五	答廉惠卿	一三七
答姚慕庭	一二六	答裕制軍	一三八
答柯鳳蓀	一二七	與李季皋 三首	一三九
答河南額方伯	一二八	與劉進之	一四三
與福建李勉林廉訪	一二八	答趙湘帆	一四四
與福建季士周方伯	一三〇		
與廉惠卿	一三二	卷二	
答聶功亭尙書	一		

答范肯堂	一一一	答賀松坡	一一八
答嚴幾道	一三	答陳琢堂	一一八
與河南景月汀中丞	一六	答李季皋	一九
與王子翔	一八	答賀松坡	一一〇
與賀松坡	一九	與嚴幾道	一一〇
與裴伯謙	一一〇	與陳雨樵	一二
與柯鳳蓀	一一一	答冀州雙牧	一三
與李季皋	一三	答雙牧	一三
與千里	一五	與陳雨樵	一四
與蕭敬甫	一五	與日本使署員野口多內	一四
與周緝之	一六	與李季皋公子	一七
與盛荷蓀	一七	與呂秋樵	一八

與宋彌臣	二〇	與李光炯	四六
答廉惠卿	三一	爲楊濂甫答余壽平	四七
與張春元	三三	與袁慰庭中丞	四八
答宋彌臣	三四	與桐城南鄉書院紳士	五〇
與王甥	三五	答嚴幾道	五一
答潘文濤	三五	與曹深州	五二
答劉治琴潤琴兄弟	三七	答李光炯	五三
答宋彌臣	三七	與康樂	五四
與廉惠卿	三八	答賀松坡	五五
答李幼珊	三八	答蕭敬甫	五六
與宋彌臣 二首	三九	與李光炯	五八
爲李相致安徽王中丞	四四	與賀墨儕	五九

與李伯行	六一	與郭子餘	七七
與劉鐵雲	六三	與曾履初兄弟	七八
與言簪博	六五	與張尙書二首	八〇
與李季皋	六六	與李亦元	八五
與薛南溟	六八	與蔡和甫星使	八七
答王甥	六九	答信夫粲	八八
答中島裁之	七一	與張尙書	八八
與劉鐵雲	七二	與常濟生	九〇
答楊儒珍	七三	答日野恒次郎	九一
與徐進齋侍郎	七四	與楊濂甫廉訪	九二
答方倫叔	七六	答上海各報館	九三
答袁行南觀察	七六	與常濟生	九四

復齋藤木	九五	與李伯行季皋兄弟	一一〇
與姚叔節	九七	與王檢予同年	一一二
答日野恒次郎	九八	唁山東布政使王方伯	一一三
答女學校長望月興三郎	九九	唁平山縣令黃哲生	一一三
答齋藤木	九九	唁人失妾	一一四
答島田蕃根	一〇〇	答王鼎丞方伯	一一四
答指原安三	一〇一	與張廉卿	一一六
與張尙書	一〇二	答鉅鹿令趙星甫	一一七
與紹越千	一〇六	與李雲門劉稼魚	一一八
與張季直	一〇七	答吳棣村	一一八
與張竺生	一〇七	與王茂卿	一一九
與江叔海	一〇八		

與張廉卿	一一一
再上李相	一二三
答方倫叔	二二三
與景翰卿	二三四
與戴孝侯	二四五
與劉翊文	二五六
答張廉卿	二七八
與徐未岑	二九九
與廉惠卿十一首	一三〇
與劉際唐李佑周	一三七
諭兒書十四首	一三八

# 吳摯甫尺牘 卷一

答方存之

久不作書，正深馳系。頃奉來教，如獲贍依。執事宦成歸里，提倡宗風，後進仰流，輻湊并進。吾縣故老餘韻，賴以不絕，甚盛事也！承示姚仲實叔節兄弟，某在里早已望而畏之。懷宵劉仲儀及阮心如高仲奎鄧繩侯魯生諸公，皆前時未聞，足見好士高義。

某才拙學淺，少不自力，今冉冉將老，百無一成。方當羈屑一官，趨走塵土，師友在望，無可質明，展省來示，益自惶悚。乃謂所稱數子，得名師如不佞者導之，必望有成，此豈正言？若反深譏某之不學而好爲人師邪？實則自知謫劣，凡遇英儕，皆不擣，妄自抗顙。前時馬通伯頗施厚禮；某則遜謝不敏，爲先容於張廉卿，是其明證。陋道廢久矣！謬者乃執退之師說爲例；甚或一見其人，便欲羅之北面；又或

執塗人而爲生徒，私心常引爲炯戒，不輕師人，亦不敢爲人師。來示奈何，何姍笑若是？往年好放言高論，自台從南旋，郢人之質已喪，往往端居守口，無處發揮。廉卿隔在數百里，與千里同耳！王晉卿專攻漢學，多所發明，惜其兼領志局，每歲聚處，不能半載。廉卿文集出世過早，亦疑存者過濫。叔耘志在經濟，於文事固有所不暇。海內人物，渺然似世運之憂也。昨聞朝廷訪求人才，凡經大臣論薦者，皆開列姓名，付外查詢；而執事與趙惠甫皆與其中，或者當爲馮婦乎？

### 與宗老松雲

別已數載，未通書問；良由夙昔契分，不在形骸，想垂鑒宥。卽審台候多福，凡百罄宜，至爲跂祝！

姪補官冀州，地瘠民貧，爲通省之殿，英雄無可用武，遂至百廢不舉，績狀未聞；本年更值水災，孤城片土，宛在水中，轄境被災者四分去一，流移遠路，無術撫

綏蘇州有愧於俸錢，子瞻無愛於官職。南中來者，絡繹不絕，何以應之？將欲勉吾清操，卽難好行其德；不求諒於流俗，或當見許於親知。粒叔莫齒遠行，責望之意頗鉅，留此數月，深悉我艱。惟祠宇工程，本先兄唱首，不料興修未竟，遽已亡殂，是後親支不和，是非鋒起，越在異土，鞭屨未能粒。叔每談及此，深抱古心，并不堅持初見。倡山兄素鮮鄉曲之譽，其經理祭田，適遇訟端迭起，百用浩繁，實未嘗乾沒公款；且與先兄同共患難，某於此斷不敢稍有厚薄，致論議失平。家庭爭訟，久則交綏，獨惜無人居閒，未遽融洽。先父兄每遇保慶公事，無不銳意經營，設有紛爭，力爲排解。吾叔同此襟抱，特以兩造各在盛怒，則其勢不可遽干。今幸彼蒼悔禍，均願息爭，敢請鼎力勸和，俾大局壞而復全，宗親散而復合，則祠堂未盡之工，亦可協力和衷，觀成有日。篤培四兄始終在事，力爲其難，感激不可言喻。二公或推或挽，吾知動必有功，區區之忱，敬以奉懇。往年負土，仰賴惠借錢財，食德數年，未能仰答，茲寄上白金十兩，略解歉衷。將軍山雖係廢舉，而聖環諸公，均爲鄙人受

累茲亦呈寄十兩，請吾叔爲我分散，鵝毛之敬，取其意可耳！

### 答康之兄

承示致桐城新官函稿；弟不謂然。聞陳公乃皖省循吏，吾兄弟與之初無交誼，甫通一書，便關說訟事，適爲有識所輕。此事在吾宗則爲公事，在縣廷則爲私託。彼爲本鄉官長，亦豈吾輩一紙書所能迫以必從？萬一性氣剛方，則且謂吾等多事，抑或指爲左袒親支，甚而激使偏斷，則非徒無益，轉有大損。吾於彼固無相臨之分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吾輩遠隔數千里外，臆決如此云云。無論縣官不聽，卽便見聽，正恐士林如山等自此結訟方長。吾輩遠宦異鄉，乃令伊等控撫控督，牽累及我，未免太無防身之智。左侯相在南遇事風憲，雖合肥李府尙相檢制，倘令士林等鄉試時在督院控訴，非美事也。

如果吾兄不肯俯納，必欲致書，則請勿署弟名。兄於此事，前未經手，後論尙

可行；若弟則係倡議之人，前有議字，尙在合族手中，不可前後自相矛盾。如山懷春士林，固皆前議修祠時，各有分領之事者；今忽指爲無賴罪魁，彼持原議告官，我將何辭以對？又況如山雖無鄉曲之譽，近年管理公事，實無弊端；先兄引用以制族中蠹毒。今先兄骨猶未寒，而乃弟反眼擠之死地，此則九泉之下，無以見先兄者。兄之本意，謂粒叔藥兄較如山懷春等爲親耳！不知弟於先兄較粒叔尤親也。有此數端，故願勿署弟名，是爲至懇！

### 答方存之

深志以公暇爲之，至今未成，所謂十日五日一水石者也。冀志則不復插手矣。閣下官成早退，閉門課孫，極人生之樂事。下走賦命窮薄，自揣此生，無復歸休之日；倘所謂鞠躬盡瘁者耶？

大著刻成幾何？植翁昭昧詹言，尙擬校勘開雕否？此書啓發後學，不在歸評

史記下。或乃謂示人以陋，此大言欺人耳！陋不陋在學問深淺：學淺，雖諭經考史，談道論性，未嘗不陋；學深，雖評隱文字，記注瑣語，亦自可貴。故鄙論嘗謂植翁此書，實其平生極佳之作，視大意尊聞漢學商兌爲過之。幸存鄙言，不具。

答程曠之二首

昨接二月十一日手示，具悉一一。吾輩書問疏闊，竟至消息不通，毫無聞見，是嬾者之弊也。太夫人福體違和，近想早占勿藥矣。鄂事究竟何如？得毋爲人齷齪乎？尙希密以見告。琴生旣經奏調，自以幕府爲宜；奈何願教讀而不願書記耶？鄙意請其不必假旋，望以鄙說告之。

執事來書，較前筆墨特簡，此入幕進益之一證也。往時曾相幕中，最磨折人；而人才由曾幕出者不少。如弟之始終故我者，不多見也。然則幕府何負於人哉？叔耘不欲還幕，實亦爲貧所迫。春初有稟牘，自言不欲沉埋幕府；傳相亦摘以爲